

達士窮途之悲，壯夫歧路之淚

——夏完淳〈大哀賦〉的自悼與自贖**

王 欣 慧*

摘 要

夏完淳(1631-1647)，明末清初抗清志士，現存賦作十二篇，以〈大哀賦〉最受世人矚目。此賦最早見於嘉慶十四年(1809)刊刻的《夏節愍全集》，至於其作意，則自白堅《夏完淳集箋校》(1991)問世後，一般多採白氏箋注，以為該賦「痛陳明末歷史教訓，描繪江南淪亡慘景，自矢抗清復國心志，為千古愛國名篇」。¹然而細究原典，賦中但見亡國之悲，不見矢志抗清之緒。白氏之所以視〈大哀賦〉為愛國名篇，筆者以為，多半是受到清初以來反清志士、遺民等人對此賦詮解的影響。因此，本文試圖從〈大哀賦〉的接受過程、夏完淳寫作〈大哀賦〉前的遭際，以及比對〈大哀賦〉與夏允彝殉節時所作《幸存錄》、夏完淳受父親遺命而作《續幸存錄》三者之間的關係，還〈大哀賦〉一個「本來面目」。

關鍵詞：夏完淳、大哀賦、南明、抗清、殉節

一、〈大哀賦〉的接受與詮釋

夏完淳，明末清初抗清志士，現存賦作十二篇，以〈大哀賦〉最受世

2017年2月15日收稿，2017年7月11日修訂完成，2018年2月1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 本文初稿曾於「第十二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武漢：湖北大學，2016.10.21)宣讀，又蒙王文進教授惠予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1 白堅，《夏完淳集箋校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頁3。

人矚目，²究其原因，應多少與他年少殉國的形象有關。

史料中最早述及夏完淳者，當屬侯玄涵（1620-1664）為完淳父親夏允彝（1596-1645）所作的〈吏部夏瑗公傳〉：

公子完淳，四歲能屬文，誦群書數十萬言，文采宏逸，江左絕麗。為錢梅壻，居禾郡。頗通問浙東，授試中書舍人。後復拜表普陀，為守帥偵得，見收。與顧咸正、劉曙同繫建康獄，談笑如平生，作新聲樂府數十闕。臨刑，意氣揚揚。所著文多散佚，存詞賦、雜錄數卷。嘗自言七歲操觚，九歲成章，出入古今，咀含英華。有韻之文，自謂無敵；無韻之文，通達而已。方十七歲，遽死忠孝。公竟不祀，識者悼焉。女歸予兄洵，蚤寡，勵志操，善詞賦。³

侯玄涵與夏家乃姻親關係，夏完淳長姐夏淑吉的夫壻即是侯玄涵的長兄侯玄洵。侯〈傳〉對於完淳的記述主要集中在他早慧的文學表現及慷慨的捨身殉國上。關於完淳的詩賦作品，除了在獄中「作有新聲樂府數十闕」被特別強調外，其餘的詞賦、雜錄僅以完淳自言「有韻之文，自謂無敵；無韻之文，通達而已」幾語帶過，〈大哀〉一賦並未受到特殊關注。以現今史料來看，似乎要到官修《明史稿》的出現，〈大哀賦〉才浮上檯面。《明史稿》〈夏允彝傳〉記載：

子完淳，字存古，生有異稟，七歲能詩文。年十三，擬庾信作〈大哀賦〉，

2 當今學界對於夏完淳賦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哀〉一賦，且仍屬鳳毛麟角，以臺灣學界而言，近十年來僅見丁惠英〈夏完淳及其愛國詩賦〉（《文藻學報》11(1997.3): 105-118），以及鄭毓瑜〈明清之際辭賦作品的「哀江南」論述——以夏完淳〈大哀賦〉為端緒的討論〉（《清華學報》31.1/2(2001.3): 1-36）有相關論述；至於中國學界，也僅有張麗傑〈從「賦」、「賦政」本義看〈大哀賦〉的創作價值〉（《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2008.3，該文未標頁碼）、劉勇剛〈論夏完淳的〈大哀賦〉——以庾信的〈哀江南賦〉為比較對象〉（《南陽師範學院學報》2.11(2003.11): 79-82）二篇專文。至於就夏完淳整體賦作進行關注的則有馬積高《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頁561-565）、郭維森、許結《中國辭賦發展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頁746-749）、孫海洋《明代辭賦述略》（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269-275）、劉勇剛《雲間派文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360-362）、李新宇《元明辭賦專題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頁124-125）、呂菁「明末辭賦創作研究」（臨汾：山西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13，頁9-12）等專書，然限於此類專書泰半屬於賦史性質，故大都僅止於賦作內容介紹，且多著墨於〈大哀賦〉。

3 白堅，《夏完淳集箋校修訂本》，頁641-642。

文采宏逸。允彝死後二歲，以子龍獄詞連及，亦逮下吏，談笑自如，作樂府數十闕。臨刑，神色不變，年甫十八。⁴

《明史稿》這段言簡意賅的敘事，明顯是侯〈傳〉的濃縮版，但仍略有不同，其中最大的差異便是以〈大哀賦〉乃完淳十三歲時⁵擬庾信賦而作，以之做為完淳早慧、能詩文、文采宏逸的註腳，使得〈大哀賦〉躍上史籍，正式面世。從《明史稿》的行文脈絡看來，史臣即使點出〈大哀賦〉是模擬庾信賦而作，但由於繫年的錯誤，以及將它放在允彝死前而作，顯然與賦文內容不合，唯一可能的解釋便是修纂者未能親見〈大哀賦〉，⁶所以僅將它視為早年文采宏逸的代表作，與被縛下獄後所作的「樂府數十闕」是不能相提並論的。

至於野史方面，朱溶《忠義錄》〈夏允彝傳〉：

子完淳，字存古，性聰敏，五歲能說《論語》，蘇松道馮元颺嗟嘆之。十歲作賦頌，皆中律度。允彝死，往嘉善依舅進士錢棟。愍喪亂之酷，著〈大哀賦〉，遠近傳誦。隆武帝聞其才，授完淳中書舍人。完淳上謝，並陳下江南策，皆以付謝堯文。⁷

朱溶將〈大哀賦〉的寫作時間點放在夏允彝死後，並指出作賦緣由是出於「愍喪亂之酷」，將它與「十歲作賦頌，皆中律度」的早期作品做了區隔，無疑是比較符合〈大哀賦〉旨意的。然而，允彝殉節是在清順治二年，即明弘光元年（1645），完淳十五歲時，與〈大哀賦〉實際作於順治三年（隆武二年）仍有差誤，且完淳往嘉善所依之人是岳父錢樞而非錢棟（已於弘光元年殉難），可見當時資訊的混亂。有趣的是，毛奇齡為《忠義錄》作序時提到「（朱溶）生當明季，目擊夫國家之故，北南喪亂，有相繼而死其事者，每憶而書之，久之成帙，遂顏其編曰《忠義錄》。」

4 同上註，頁644。

5 關於〈大哀賦〉的著作時間，因賦文中提及「弱齡則海籌十六，短髮則霜鏡三千」，當知是作於隆武二年（1646），完淳十六歲時。

6 目前所知最早的夏完淳詩文集刻本，是嘉慶十四年（1809），由王昶（1724-1806）鑒定，莊師洛與弟子陳均、何其偉編輯刊行的《夏節愍全集》。關於夏完淳遺稿的刊刻與流傳，可參見孫慧敏，〈書寫忠烈：明末夏允彝、夏完淳父子殉節故事的形成與流傳〉，《臺大歷史學報》26(2000.12): 288-294。

7 清·朱溶，《忠義錄》，《明清遺書五種》（北京：北京圖書館，2006），頁611。

並指出自己「間嘗廁史館，編纂前代史文。奉天子明命，無嫌無忌，因得遠巧先生所爲書，爲之藍本」，是知《忠義錄》已被清修《明史》所「採擇」。⁸但事實上，《明史》對於夏完淳的記載僅有「允彝死後二年，子完淳，兄之旭並以陳子龍獄詞連及，亦死。」寥寥數語。不僅沒有採用《忠義錄》中關於完淳的說法，甚至連據以爲編修底本的《明史稿》也加以刪修了。是以，在史料上，將〈大哀賦〉推上崇高地位者當屬廣東遺民屈大均（1630-1696）。

屈大均一生矢志抗清，《皇明四朝成仁錄》充分體現了他堅定不屈的抗清志節，書中稱明朝爲「吾朝」；又避明末皇帝名諱，如「校」作「較」，「檢」作「簡」，「松」作「嵩」，「常」作「嘗」等；又稱滿族或蒙古爲「夷」、「虜」。他在《皇明四朝成仁錄》〈吳江起義傳〉中將夏完淳年少殉國的形象刻畫得淋漓盡致：

夏完淳，字存古，華亭人，吏部郎中允彝之子也。年十六，從其師陳子龍起兵太湖，遵父遺命，盡以家財餉軍，魯監國遙授編修。子龍戰敗，完淳走吳易軍爲參謀。易敗，復爲吳勝兆連謀反正。被執至留都，叛臣洪承疇欲寬釋之，謬曰：「童子何知，豈能稱兵叛逆，誤墮軍中耳。歸順，當不失官。」完淳厲聲曰：「吳嘗聞亨九先生本朝人傑，松山、杏山之戰，血濺章渠。先皇帝震悼褒卹，感動華夷。吾嘗慕其忠烈，年雖少，殺身報國，豈可以讓之！」左右曰：「上座者，即洪經略也。」完淳叱之曰：「亨九先生死王事已久，天下莫不聞之，曾經御祭七壇，天子親臨，淚滿龍顏，群臣嗚咽。汝何等逆賊，敢偽託其名以污忠魂！」因躍起奮罵不已。承疇無以應，惟色沮而已。時完淳婦翁職方主事錢梅同在訊，氣稍不振。完淳厲聲曰：「當日者，公與督師陳公子龍及完淳三人，同時歃血，上啟國主，爲江南舉義之倡，江南人莫不踴躍。今與公慷慨同死，以見陳公於地下，豈不亦奇偉大丈夫乎哉！」梅遂不屈，與完淳同死。完淳時年十八。先是，國再變，爲〈大哀賦〉萬餘言，淋漓愴痛，世爭傳誦。其序曰：「余始成童，便膺多難，揭竿報國，束髮從軍；朱雀弋船，蕭蕭長往，黃龍戰艦，茫茫不歸；兩鎮喪師，孤城潰敗。三軍魚腹，雲橫歇浦之帆；一水狼煙，風動秦房之火。戎行星散，幕府颺離。先君絕命，哭藥房於九淵；慈母披緇，隔祗林於百里。羈孤薄命，漂泊無家，萬里風塵，志存復楚，三春壁壘，計失依劉。」又曰：「何以南朝天子，竟投大將之戈；北部單于，遂擊降王之組。豈高廟之馨，十七世而傍移，孝陵之澤，三百年而中斷乎！」賦文繁不錄，別著有《南

8 同上註，頁387。

冠草》一卷。⁹

文中一共四次提到完淳的年少，一是十六歲時隨師起兵太湖；二是洪承疇惜才，欲以「童子何知，豈能稱兵叛逆，誤墮軍中耳」為由寬釋之；三是完淳以「年雖少，殺身報國，豈可以讓之」反駁洪氏；四是完淳厲聲責難婦翁錢梅，使之一同慷慨赴義，死時年僅十八。同時傳末的論贊中也說：

呂（宣忠）、夏（完淳）二子，以成童之年，而能慷慨建義，誓死相從，吳公以之不孤，江南因之有氣。何必老成，一殤子勝於彭鏗多矣！¹⁰

在屈大均筆下，夏完淳個人的少年殉國形象鮮明突出，不再只是附見於父親夏允彝傳記之後。無獨有偶，稍長於屈大均的浙江遺民查繼佐（1601-1676）早年也是抗清志士，晚年著有《東山國語》一書，記載南明抗清殉節人物傳略，康熙十五年過世後，門人沈起（生卒年不詳）加以補葺，¹¹也特別為夏完淳單獨立傳，強調他年少殉國的慷慨事蹟，《國語補》〈夏完淳傳〉記載：

雲間有少年君子焉。夏完淳字存古，吏部考功郎彝仲先生子也。垂髫時，一目數行，片言居要，幾社父執諸公咸奇之，稱為小友。初，陳臥子與李舒章、宋轅文選明詩成集，獨書完淳於後，其採擇人物亦與焉，一時盛推之。年十三，將隨父之任長樂，道經魏里，因謁見婦翁錢彥林。時四方多故，兵食交困，完淳啟請曰：「處今日時勢，大人所閱何書？所重何事？」彥林方以童子視之，欲致答，倉猝中未能持一論，但曰：「吾與君家阿翁所學略同。」至乙酉，南都變，彝仲赴水死。時太湖兵起，完淳年十七耳，作表欲潛通海上達魯王，為奸者所覺。北鎮吳勝兆得其表，寢匿不出。吳本舊將，就降於北，頗懷舊，縱完淳去。完淳常私入太湖受盟而還，經過寶帶橋，賦詩見志。時多窺伺避禍，以舟為家。歲暮，僑寓半村，即彥林別業，里中稱彥林「半村先生」。初，半村起一旅，完淳以父喪不與。俄事敗，半村逸去，幸免。丙戌，雲間北鎮吳勝兆志不忘舊，欲以兵起，恐失援，知陳臥子與半村密，隱通於完淳。完淳喜，往合臥子，約海上舟山黃斌卿以海師達吳淞，吳淞守者係勝兆腹心，樂內應。完淳日往來其間，故常在舟中。……翼日，蘇州水陸師並

9 清·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錄》（臺北：鼎文書局，1978），頁226-227。

10 同上註。

11 沈起補葺工作的完成時間應在康熙二十年，見金少英，〈查伊璜著述考〉，《西北師大學報》1957.1: 7。

集，得勝兆義冊，按冊誅求。陳子龍居首，錢旃彥林、沈猶龍、章簡、李待問、殷之輅、徐式穀、黃蜚、薛去疾、沈雲生等與完淳而外，不甚詳。時完淳同半村棲鄉僻，完淳曰：「竊恐不免。若死得其正，某素志也。」半村謀入海，將行，而兵及門。半村、完淳皆被執，赴南都，同錮一室。半村未免乞哀，且重行賄以祈脫。完淳怫然以為不可，賦詩規之，其慷慨明義，生死一致，都人咸異之。及就訊，完淳抗言曰：「為子死孝，為臣死忠，此吾輩分內事，書生但知節義，不計成敗，亦又何說。」仍置之獄。時副總兵薛去疾就刑於吳門，笑曰：「甚奇事！直如許哼喝！」延頸無難色。完淳聞之，嘆曰：「吾識薛公於泖中，以聞人而任武事，賦詩言志。今果然耶！」踰月，北部文至，咸戰慄受刑，完淳獨挺立衝刀死。¹²

在這段記述中，沈起自始至終都是透過完淳與婦翁錢柈的對比，突顯他少年愛國、無畏生死、從容就義的樣貌，雖然敘事的切入點和屈大均不盡相同，但兩人對於完淳年少殉國的典範建立都起著莫大之功，沈起在論贊中就說：

予初未識存古，竟識之夢中，曰：「吾夏存古也。」予感其義，設位為詩以祭之。詩曰：「雲間夏存古，形殘魂不死。英姿年十七，秉節赴柴市。白刃割其胸，抗聲厲其齒。悲憤託精靈，吁嗟云至止。」……後之讀余詩者，既知存古於生前，復感存古於身後，慎勿以彝仲、臥子諸公附見為嫌也。¹³

夏完淳能從其父夏允彝、其師陳子龍的附傳中獨立出來，與抗清志士的有意為之有關，也因此使得他的〈大哀賦〉與此忠烈形象畫上等號，尤其是屈大均在描述完淳事蹟後幾乎是全文引錄了〈大哀賦序〉，以致〈大哀賦〉備受矚目，同時也使得後人對於〈大哀賦〉的解讀，共同朝向了「孤臣孽子誓死抗清」的脈絡前進。

事實上，我們若仔細檢視屈大均所錄的〈大哀賦序〉，便會發現屈氏刻意遺漏了不少關鍵字句。首先，屈〈傳〉是從「余始成童」句開始引述，這自然可以說是為了呼應屈氏有意營造的完淳年少殉國形象，然而「余始成童」前的一大段有關完淳自訴衷腸的文字，所描述的全是覆亡史

12 清·查繼佐，《東山國語》（《臺灣史料文獻叢刊》第5輯，臺北：大通書局，1987），頁101-103。

13 同上註，頁103。

實而非報國志業：

越以乙酉之年，壬午之月，玉鼎再虧，金陵不復，公私傾覆，天地崩離。托命牛衣，巢身蝸室。弔東幸之翠華，蒙塵柵道；望北來之浴鐵，飲馬姑蘇。申胥之七日依牆，秦庭何在？墨允之三年采蕨，周粟難餐。黃農虞夏，遐哉尚友之鄉；南北東西，渺矣安身之處。在昔士衡有辯亡之文，孝穆有歸梁之劄。客兒飲恨於帝秦，子山傷心於哀亂。咸悲家國，共見詞章。余始成童，便膺多難……。（《夏完淳集箋校修訂本》，頁10）

「玉鼎再虧，金陵不復」，正是完淳寫作〈大哀賦〉的背景，在「公私傾覆，天地崩離」的情況下，他悲痛的吶喊「秦庭何在」？「周粟難食」！當今學者多以為完淳取用申包胥立哭秦庭七日夜以乞師救楚的典故，是為反襯明末無處求援的絕境，這樣的理解基本上沒有問題；但以伯夷、叔齊不食周粟採薇首陽而終至餓死的結局比附完淳寄寓一己抗清殉死的心志，則有必要再進一步商榷。因為這兩個典故之後接續的是「黃農虞夏，遐哉尚友之鄉；南北東西，渺矣安身之處。」「尚友之鄉遐哉」對應的正是「秦庭何在」，訴說的都是孤立無友（援）的狀態；「安身之處渺矣」對應的則是「周粟難食」，表達的是夷、齊雖恥食周粟，至少還可以採薇於首陽山，而自己卻是「南北東西，渺矣安身之處」。字裡行間流露的盡是絕望悲哀！何來矢志殉死的氣魄？所以底下所述及的陸機辯亡之文、徐陵盼歸梁之笥、謝靈運臨川詩作、庾信〈哀江南賦〉，這些「咸悲家國」的作者，不是流亡、就是亡國之人！

大均不僅刪去上述一段序文，也刪去了賦序的最後一段：

此天時人事，可以疾首痛心者矣。國屯家難，瞻草木而撫膺；嶽圯辰傾，睹河山而失色。勞者言以達其情，窮人歌以志其事。追原禍始，幾及千言。寄愁心於詩酒，阮籍窮途；結豪士於屠簫，張良倉海。後有作者，其重悲余志也夫。（《夏完淳集箋校修訂本》，頁2）

「寄愁心於詩酒，阮籍窮途」、「結豪士於屠簫，張良倉海」兩個典故，傳達的也是無路可走、徒勞無功的絕望悲哀，所以完淳在序末只是痛苦地說出「後有作者，其重悲余志也夫」，這個「志」不是錚錚鐵骨之志，而是「日暮窮途，何意人間」（賦序語，屈大均為未引用）的大哀之情。正因為如此，〈大哀賦序〉的前後兩段文字大均都不引錄。更有甚者，即

便是大均已引錄的段落，當中仍有數句遭到刪除，如下：

完淳原文	戎行星散，幕府颺離。長劍短衣，未識從軍之樂；青燐蔓草，先悲行路之難。故國云亡，舊鄉已破，先君絕命，哭藥房於九淵；慈母披緇，隔祇林於百里。（《夏完淳集箋校》，頁1）
大均引文	戎行星散，幕府颺離。先君絕命，哭藥房於九淵；慈母披緇，隔祇林於百里。（《皇明四朝成仁錄》，頁227）

很明顯地，遭到大均刪去的句子「長劍短衣，未識從軍之樂；青燐蔓草，先悲行路之難」是有損於完淳年少殉國、忠烈志士形象的，「故國云亡，舊鄉已破」更不是一生積極反清的大均樂見的！

換句話說，大均為建構完淳慷慨建義、誓死抗清的志節，刻意隱沒了賦序中的部分文字，好符合引用賦序之前的生平傳記所述。而這樣的敘事脈絡，將〈大哀賦序〉接續在壯烈殉國的事件後，就像是博物館展示，利用連貫並延續與物件之間的關係，進而塑造出完整的故事，自然會影響往後讀者對〈大哀賦〉的解讀。¹⁴

當然，除了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錄》對〈大哀賦〉的見知於世有所幫助外，朱彝尊（1629-1709）在《靜志居詩話》¹⁵中給予〈大哀賦〉極高的評價，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此賦受到注意：

存古，南陽知二，江夏無雙。束髮從軍，死為毅魄。其〈大哀〉一賦，足敵蘭成。昔終童未聞善賦，汪錡不見能文。方之古人，殆難其匹。¹⁶

朱彝尊的敘事脈絡，基本上由四個物件組成：（一）「存古，南陽知二，

14 例如《夏完淳集箋校》的作者白堅就說：「〈大哀賦〉反覆申訴抗清復國的堅定志向：『亡楚之功不就，報韓之志誰傳！』『下江但見夫綠林，圯橋未逢夫黃石。』失望中猶存希望，挫敗後仍圖結合豪士異人重整旗鼓。」《夏完淳集箋校修訂本》〈前言〉，頁21。

15 清·楊謙，《朱竹垞先生年譜》載：「（康熙）四十一年，七十四歲，輯《明詩綜》，開雕於吳門白蓮涇之慧慶寺。先生輯明詩有年矣。初名《明詩觀》，以八卦分編，至是定名曰綜，以《靜志居詩話》附焉。」見《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79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9）頁547。

16 清·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卷21，頁644。

江夏無雙」→(二)「完淳束髮從軍，死爲毅魄」→(三)「〈大哀〉一賦，足敵蘭成」→(四)「終軍請纓南越，使之內屬於漢，後遭南越相殺害，年僅二十餘」¹⁷「魯哀公十一年齊伐魯，魯童汪錡挺身衛家而戰死」¹⁸。依此閱讀動線，讀者當下的理解是：夏完淳令庾信（祖籍南陽新野）知二，是對抗異族戰役中（江夏，隸屬古荊州，侯景攻陷金陵城後，成爲蕭梁出逃諸王反抗侯景的根據地之一）無人可媲美的。爲什麼這麼說呢？→因完淳年少堅毅殉國，確實是「江夏無雙」→而〈大哀賦〉是這種忠烈精神下的產物，足敵身仕北周的庾信〈哀江南賦〉，確實是「南陽知二」→終軍、汪錡雖也年少捐軀，卻未能寫有文章，完淳果然厲害。由此產生的完整故事便是：就「殉國」與「文采」而言，古人庾信、終軍、汪錡都難以與之（夏完淳）匹敵。就在朱彝尊如此崇高的推許下，〈大哀賦〉不與「忠烈」劃上等號，想必也難了。

然而，我們不能夠忽略屈大均刻意隱沒的那些文字，也不能夠只在朱彝尊的視域下便輕易地認同〈大哀賦〉的旨趣意向。夏完淳既然選擇在體制上形仿〈哀江南賦〉，那麼庾信自言「迫爲此賦，聊以記言，不無危苦之辭，惟以悲哀爲主」¹⁹的療傷寫哀，²⁰就更不能夠視若無睹。

二、甲申世變後的江左少年

崇禎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破北京城，思宗於煤山自縊。年僅十四歲的夏完淳，以江左少年自命，寫下〈討降賊大逆檄〉²¹聲討投降闖

17 漢·班固，〈終軍傳〉，《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64，頁2821。

18 唐·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卷4〈檀弓下〉，頁189。

19 梁·庾信〈哀江南賦〉語，見趙逵夫等主編，《歷代賦評注·南北朝卷》（成都：巴蜀書社，2010），頁522。

20 朱曉海以爲庾信〈哀江南賦〉是借用語文書寫的方式來療傷。因庾信對於當世人（如陸機之於左思）、後世人（如張衡之於班固）的反應概不經懷，笑罵由之，之所以不尋求他人認可，即此賦乃是個人獨白，聊以記言，以自我療癒。見朱曉海，〈讀〈哀江南賦〉三問〉，《燕京學報》12(2002.5): 217、246。

21 清·杜登春《社事本末》記載：「甲申正月，余輩數人稱江左少年，上書鄉紳四十

王的明朝官員：

泥犁未滿其獄，狗彘詎食其餘。倘為于禁潛歸，定合燃臍掛膽；若便會之懷毒，尤須赤族瀕宮。我儕帛書自矢，室劍相盟。君子六千，有死無生之氣；丈人九二，承家開國之心。二姓老奴，罪在不赦；一門先澤，義無可辭。子明髡髮之年，便能擊賊；討逆成童之歲，即善揚兵。誓不與此賊俱生，河朔將馳虎節；請問汝玄宮何在，里門早樹蠡旗！²²

檄中完淳義薄雲天地叱責、威脅那些如于禁、秦檜般投賊的二姓老奴，定將伏法受死、誅滅全族！然而短短不到三年的時間，檄文中的慷慨激昂竟化為「日暮途遠，何意人間」的哀歌，這當中的轉折，除了起因「舊鄉已破」、「先父絕命」、「慈母披緇」後的「羈孤薄命，漂泊無家」外，與原本懷著「萬里風塵，志存復楚」的雄心初衷，最後卻是「三春壁壘，計失依劉」的無奈結果也不無關係，這與「客兒（謝靈運小名）引恨於帝秦」²³的景況是何等相像！

據侯玄涵〈吏部夏瑗公傳〉的記載，甲申（1644）之變後，允彝聞信慟哭，「盡籍家產，歸之有司，為江南、浙東西舉大義倡」，²⁴完淳的〈討降賊大逆檄〉應是作於此時。爾後，福王立，擢允彝為吏部考功司主事；適時，馬士英（1591-1646）、阮大鍼（1587-1646）等弄政，允彝疏請終制，不赴，並「聚族築室於崑山之麓，示無意世事。」直到乙酉（1645）夏天，清兵南下，時任江南總兵的吳志葵頓兵海上，而與允彝同為幾社發起人的給事中陳子龍（1608-1647）、孝廉徐孚遠（1599-1665），暗中與陳湖義兵起兵湖中。因吳志葵是允彝門生，於是「子龍說公以尺書招

家，乞舉義勤王，為眾紳所嫉。又於哭臨時，草檄討從叛者，一時投闖之輩皆側目。而主其說者，實余與夏存古二人。」白堅，《夏完淳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頁406。

22 白堅，《夏完淳集箋校修訂本》，頁499。

23 〈大哀賦序〉語。謝靈運於東晉亡後的劉宋時期，先後擔任過太子左衛率、永嘉太守、秘書監等職務，因權臣排擠、不受重用，心有不平，故日夜宴遊，不事政務，多次辭官或免官歸家。晚年任臨川內史，依然荒廢政事，遨遊山水，司徒劉義康譴使收錄，謝靈運與兵拒捕，犯下死罪。宋文帝愛惜他的才情，免他死罪，流放廣州。後來謝靈運在〈臨川被收〉詩中寫道：「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完淳應是據此發出「客兒引恨於帝秦」的感慨。

24 白堅，《夏完淳集箋校修訂本》，頁639。

之」。兵敗之後，有人勸說允彝入海趨閩，允彝以「吾昔吏閩，閩中八郡咸懷思我。今駕一航南趨，圖再舉事，固善，然舉事一不當，而行遜以求生，何以示萬世哉」為拒，於九月十九日投淵自盡，「屍浮水上，衣帶不濡。」²⁵ 話說描述夏允彝自盡前的版本頗多，且都極具故事性，如：

乙酉聞變，彝仲則出囊中裝，椎肥擊鮮，置酒高會，一時射雕俠客，繡虎名流，西園歌舞之賓，少長咸集，歌笑淋漓，觥籌交錯。客方轟酒，乃起，避席更衣，則已赴湘沅矣。²⁶

先生居恒戒家人曰：「我若赴水，汝輩決不可救，救起必醒，醒而復死，非所以愛吾。」故是日投池中，家人立而環視，池淺水僅沒腦，先生抵頭伏水面，稍頃視之，背上衣尚未濕而氣已絕矣。²⁷

假設這些記述都有一定的可信度，那麼那個年僅十五、意氣風發的江左少年，在江南義旅盡被殲滅，「立而環視」其父投水自盡的過程中，內心究竟受到何種衝擊？史書雖無載及，但我們或許可以從完淳為續其父《幸存錄》所作的〈續幸存錄自序〉中窺知一二：

《幸存錄》者，先忠惠國變後所述也。……述至先帝死社稷，遂絕筆不復紀。先忠惠臨歿，呼復（完淳初名）也，手編而命之曰：「余欲述南都之興廢、義師之盛衰焉，今余從義師諸公九京游矣！靡有暇矣！汝雖幼，南都之大政，於庭訓猶及聞之。義師之役，汝實朝夕余。余死矣，汝其續余書以成！」嗚呼！手澤存焉，父書猶不忍讀，何況續其書耶！然先志不可違也。自草土以來，恆思纂述，而哀瘠之餘，形神俱涸，一經置筆，念及先忠惠風雨一編，便淒然自廢。²⁸

《續幸存錄》乃允彝自殉前囑咐完淳所作，據白堅的考證，此書完成於隆武二年丙戌（1646）九月，²⁹ 即允彝歿後的一年。完淳於序中言，自草土（指親喪）以來，每思纂述，便形神俱涸、淒然自廢，可見父親的死對他來說是相當沉痛的打擊。

25 同上註，頁640。

26 清·陳貞慧，《山陽錄》，《陳定生先生遺書二種》（《叢書集成續編》第197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頁707。

27 清·曹家駒，《說夢》（《叢書集成三編》第6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紀夏瑗公殉節事〉，頁617。

28 白堅，《夏完淳集箋校修訂本》，頁519-520。

29 同上註，頁520。

自乙酉年九月失怙之後，到丙戌年九月著成《續幸存錄》的這一年時間裡，完淳的行跡為何？據《侯岐曾日記》記載：

（丙戌）正月初一，夏夫人復遭南塘大掠，除夕投余新亭宿，元旦質明暫還陳園。陳園者，予媳未亡人新置一廬也，朱明汲夫婦守宿其中。初八，目疾嗽疾並劇。泓往觀夏夫人祝髮。（夫人此來，元與吾媳有空門之約，庶幾不愧龐婆矣。）十一，扶病揖夏端哥。茶果相對，不禁盡傷。十三，訪晚酌端哥，不能出陪。泓歸時，端正作別矣。十七，知存古將歸，晚邀一話，予力疾坐至定更。……俄而風雨大作……存古不復能衝泥作別，草榻新亭，予還入東室。十八，存古已刻行，予目疾，不能強起言別。存古此來，說錢不識父母議婚，勢在必諧。泓料理及門帖付之。³⁰

可知允彝歿後，夏夫人盛氏於乙酉除夕日投靠女兒夏淑吉（侯岐曾媳），完淳也隨母同行。直到丙戌正月十八，因妻舅錢默議婚，所以離開嘉定侯家，前往浙東嘉善錢家。又：

三月廿，見存古劄，囑通澹南音問，凡凡慎之。廿一，侄出廢文秘祝，亦猶存古意也。五月十四，燈下得夏存古信，知初二日曹溪又遭掃蕩，存古墮水僅全，然新詩大自可人。十六，泓云存古飄搖無所，便擬卜居吾鄉。吾與淨雲謀，先令安頓槎樓，再圖他就。予亦附一行於其歸使。廿九，小崐信至，知存古大有來意，因錢漱廣之變，故遲之。六月十八，早聞存古兄弟已于昨暮抵槎樓矣，亟遣力馳劄。廿五，即撥槎棹，……晚抵槎，而公羊叔先至矣。意俟來朝晤存古，不謂先過。……是夕，聞江東惡耗。八月初六，早，入槎樓晤平南、存古，商所以浼李舒章者，詞旨不能殫悉。初八，午餘，存古至，亦出所上李弘文書，情文斐蔚，或堪動聽耳。予留存古草酌，送至庵中宿。蓋再生、妙指已併入此中矣。初九，存古冒風發熱，予力阻其還槎，是晚仍留庵。初十，存古病，差入槎，予相聞，不復相見。十五，呼輿入槎，過午而發。今日吾兄誕辰，明日吾嫂終七，兩祭皆不得與矣。存古為弔恭人，亦自塔返，出瑗公手訂《通鑒》三帙見示。十六，平南不至。存古出近著詩文，盡日相賞。

30 清·侯岐曾，《侯岐曾日記》，劉永翔編，《明清上海稀見文獻五種》（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頁484-488。

十七，存古仍過小樓談對。

九月初八，時弦齋方繕寫書疏，專為潯南之舉，且擬愆史存古一往，沔亦擬同大鴻入槎。而存古恰同平南至，予因設小具于涇南，使諸君得面相諮畫。

十月十九，泓、潯同存古至，為偕入王庵也。存古請面，辭之。泓、潯亦亟行。³¹

由《日記》可知完淳離開侯家前往嘉善後，至遲在五月初又回到老家松江附近小崑山的曹溪草堂，直到六月十八日才又回到嘉定槎樓，此後便一直待至十月，〈大哀賦〉、《續幸存錄》都是作於此時。

至於正月前往嘉善婦翁錢梅處至五月初返松江老家的這段期間，據柳亞子〈夏允彝完淳父子合傳〉記載乙酉江南義師兵敗後：

獨吳江吳易一軍，蹶而復振，與浙東畫江之師相犄角。完淳暨其師陳子龍、婦翁錢梅，亦歃血謀舉義。上書監國魯王，王授完淳中書舍人。完淳遂盡以家產餉士，而身走吳易軍為參謀……（三月）二十六日，與北師戰於分湖，敗之，追殺至梅墩，殲其軍二千，蘇州戒嚴。子龍為奏捷浙東，魯監國封易為長興伯。³²

又據王澐《續陳子龍年譜》言及丙戌事：

會震澤之間，戎旃蜂起，推松陵吳公易無主。公與先生舊交也，去秋，以吳郡之兵，相為犄角。松郡既潰，吳公亦敗於長蕩，舉室殲焉，公血戰潰圍而出。草澤諸雄，先後如沈泮、李勢、周瑞、陳繼輩，無不稱吳氏兵者。既連攻嘉善、吳江，入其郭，聲勢漸振。是春，又與蘇郡兵戰於汾湖，斬獲過當。吳公以群將之意，請命於先生。先生為馳蠟帛間行入越，以捷聞監國，封吳公為長興伯。群將皆受將軍印，而先生亦拜浙、直視師之命。長興開幕府，以五月登壇誓師，請先生臨其軍，予與錢漱廣從焉。既至，乃在大澤中孤洲，土人謂之盛氏書院；敗屋數椽，壁間有王龍溪題字尚存。歸宿於天寧莊錢氏別墅。先生私語予曰：「長興，一世人豪也，闕其意頗輕敵。又幕客皆輕薄之士，諸將惟事剽掠而已。師眾而不整，其又為長蕩乎？」未幾，漱廣卒。予復同鹽官陳子木往，見其軍紀日弛，後遂不復通。……是歲，往來禾郡、武塘間，所與往來者，禾郡則吳佩遠、徐似之，武塘則錢彥林、仲芳兄弟及雁林子漱廣、不識、夏存古、蔣大卿篆鴻、鹽官陳子木，至松常寓僧舍。³³

31 同上註，頁512-589。

32 白堅，《夏完淳集箋校修訂本》，頁686。

33 王志英輯校，《陳子龍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頁987-988。

從上述兩段文字可知，吳易於丙戌春起義於吳江；陳子龍、夏完淳、錢梅也歃血爲盟舉義，並上書監國魯王，魯王授完淳中書舍人，這也就是侯岐曾在《日記》中所敘及的「三月廿，見存古笥，囑通泮南音問，凡凡慎之」、「廿一，侄出廢文秘祝，亦猶存古意也。」由此可以推斷完淳三月上旬應還在婦翁錢梅處。三月二十六日吳易軍於汾湖大敗清兵，請命於陳子龍，子龍於是「馳蠟帛間行入越，以捷聞監國，封吳公爲長興伯」。至五月，吳易登壇誓師時，邀請陳子龍臨軍，卻只有王澐、錢漱廣（錢梅長子）同往，因爲在此之前完淳已以家產餉士，擔任吳易軍的參謀，身在軍中。結果誓師大會後，子龍發現吳易幕僚皆輕薄之士，將領惟事剽掠而已，便不再參與義師。至於吳易軍後來的發展，柳亞子提到：

會其別將張飛遠等屯四保匯，於五月五日泛蒲酣飲，爲北軍所襲，喪師數百，失大將羅騰蛟。明日，飛遠出不意取金山衛，又不克，死難無算。六月，江上兵潰，浙東盡陷，魯監國航海去。易至嘉善，與職方倪撫合營，而會飲孫璋家，……北軍猝至，易遂被獲於丁家墳，械至杭州，不屈死之。³⁴

吳易先是與屯兵四保匯（今上海金山區）的別將於五月五日泛蒲酣飲，被清兵所襲；六月浙東盡失後，至嘉善，又於與將領會飲時被清兵所執，最終不屈被殺，果然應驗了陳子龍所言。此時的完淳，據《日記》所言，五月二日曹溪遭掃蕩，五月中旬已飄搖無所，擬卜居嘉定，六月中旬抵侯氏槎樓。

以上大抵是完淳自甲申之變到丙戌吳易軍敗北的行跡，原本鬥志昂揚的江左少年，在歷經起義失敗、目睹父親殉節後，棄家亡命、寄身江湖，剩下的泰半是「風塵客子心」³⁵的哀愁；但當他歃血舉義、傾家餉士、再次投入義軍陣營、孤注一擲時，更多的是爲實現「何年佩刀成報仇」³⁶的理想！然而當他的老師已看出義師爲烏合之眾後離去、吳易又因泛蒲酣飲而爲北軍所襲，〈端午賦〉³⁷中那端陽歡慶的情景，就真的只能

34 柳亞子，〈夏允彝完淳父子合傳〉，白堅，《夏完淳集箋校修訂本》，頁686-687。

35 夏完淳，〈蘆花篇〉，白堅，《夏完淳集箋校修訂本》，頁234。

36 夏完淳，〈題曹溪草堂壁〉，白堅，《夏完淳集箋校修訂本》，頁227。

37 據白堅考證作於隆武二年丙戌端午，見《夏完淳集箋校修訂本》，頁54。

是夢裡歲時：

度九夏之逝光，忽五日之令序。晞光拂其蕙畹，皋陰沐於蒲塘。丹李垂時，素槿成行。泛崇蘭而欲落，聞雞駛而不芳。雲垂黃鶴之風，水變丹魚之浪。語鴝鵒而新調，采蟾蜍而相望。桃似人形，艾皆虎狀。當江南之芳景，極榜汰之水嬉。彩鷗雷動，錦帆雲齊。魚龍駭，神靈疑。亂汪洋之淙波，撥容與之雙槳。相逢蓮葉之西，共泛星槎之上。吳姬抗腕而御橈，越女停雲而震響。啁啾四發，欸乃一聲。曉泛而露荷如拭，晚歸而月柳微明。長洲空苑，闔閭古城。家家竹枝，人人桃葉。紅回繫臂之絲，青留鬬草之襪。繞腕則條脫雙鉤，泛酒則菖蒲九節。屯兵革之閔酷，邁鄉關之亂離。愁中風俗，夢裏歲時。（《夏完淳集箋校修訂本》，頁53-54）

屯兵革之際，忽焉佳節又臨。江南往日的端午，家家竹枝，人人桃葉，泛舟嬉水，好不歡愉。如今卻是：

寂寞鄴中之贈，彷彿江州之儀。地臘誰傳，方舟不渡。今年之朱索空纏，去歲之赤符已破。蘭非可浴之湯，艾無可懸之戶。蕭條佳節，慘淡餘生。盤中角黍，杯底梟羹。縷非續命，繒誰厭兵？興懷抱石之貞，未遂投江之孝。感慨烏鳶之歌，反覆龍蛇之調。家國煩冤，形神相弔。嗚呼！三廢有恨，百贖何身！雖年年而祭屈，或處處而祠陳。魂歸來兮未定，哀江南兮幾人！（《夏完淳集箋校修訂本》，頁54）

乙酉國難之後，清兵攻陷南京，兵革閔酷、鄉關亂離，雖然盤裡仍有角黍、杯中仍見梟羹，³⁸但臂上所繫之縷已不能保證續命，也無法消除戰亂。³⁹蕭條佳節，只能反覆歎唱著「烏鳶之歌」、⁴⁰「龍蛇之調」。⁴¹因為即使

38 角黍，即粽子。梟羹，以梟肉做的羹湯。古代夏至日皇帝製之以賜臣下，寓有除絕邪惡之意。《史記》〈孝武本紀〉載：「祠黃帝用一梟破鏡。」裴駰《集解》引三國魏如淳曰：「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為梟羹以賜百官。以惡鳥，故食之。」（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12，頁456。）

39 漢·應劭，《風俗通義》〈佚文·辨惑〉：「五月五日，以五彩絲繫臂，名長命縷，一名續命縷，一命辟兵繒，一名五色縷，一名朱索，辟兵及鬼，命人不病瘟。」王利器，《風俗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605。

40 漢·趙曄，《吳越春秋》〈勾踐入臣外傳第七〉曰：「越王勾踐與大夫種、范蠡入臣於吳。群臣皆送至浙江之上。越王夫人乃據船哭。顧烏鵲啄江渚之蝦。飛去復來。因哭而歌之曰云云。又哀吟曰云云。」漢·趙曄，《吳越春秋》（臺北：中華書局，1965），頁1-4。完淳用以借指弘光帝被俘，遭清兵押送至北京。

41 漢·司馬遷，《史記》〈晉世家〉載：「晉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亡，

年年祭屈（屈原）、處處祠陳（田橫），但真正哀江南的有幾人？去歲弘光朝的覆亡、今時吳易軍的敗北，都是人謀不臧的結果，無怪乎完淳要發出「三廢有恨，百贖何身」的悲鳴！此時此刻，面對家國煩冤，周遭沒有李白〈鄴中贈王大〉詩中「各希存令名」的友人，只能是「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的寂寞孤獨。

三、〈大哀賦〉的幽微心曲

在曹溪遭掃蕩、義軍遭突襲的情況下，完淳於丙戌六月中旬抵嘉定，託身於侯氏槎樓，二十五日即聞浙東噩耗（見《侯岐曾日記》）。可能是出於對復國的絕望，他在父親死後，原本是不忍讀其手澤，更無法續其遺書（〈續幸存錄自序〉）的悲慟狀態，卻在八月十五日這一天出示「瑗公手訂《通鑑》三帙」予侯岐曾（見《日記》），似乎已有意要完成父親遺志。於是在父親小祥日（父母喪後滿一年）後作《續幸存錄》，內容包括〈南都大略〉一卷、〈南都雜志〉二卷、〈義師大略〉一卷、〈義師雜志〉二卷、〈先忠惠行狀〉一卷、〈死節考〉一卷。⁴²今僅存〈南都大略〉六則和〈南都雜志〉二十八則，主要記南明史事。

〈大哀賦〉作於丙戌秋天，與《續幸存錄》當屬同期之作。至於孰先孰後，從文中先簡述明朝之盛，後急轉之下將國運衰敗之始歸因於萬曆朝，並對崇禎帝諸多同情來看，正是夏允彝《幸存錄》中開宗明義述及「國運盛衰之始」的觀點：

神廟冲齡踐祚，睿質夙成，慈聖內訓甚肅。輔臣張居正擅權，而才以法制，天下朝令夕行，雖多苛察，人奉法惟謹，尤留心邊事。……上既益壯，明習庶事，不復委柄於下，操切之俊繩以寬，大人皆樂之，府庫充實，賦斂不苛，士大夫以氣節相矜，雖無姚宋之輔，亦無愧開元之盛時也。自鄭貴妃寵甚，上漸倦勤，御朝日稀。迨國本之論起而朋黨以分，

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史記》，頁1662。完淳用以借指馬士英與四鎮擁立福王，史可法遭陷害，外鎮揚州一事。

42 夏完淳，〈續幸存錄自序〉，白堅，《夏完淳集箋校修訂本》，頁520。

朝堂水火矣。爭國本者，章滿公車，上益厭惡之，斥逐相繼，持論者益堅，上以為威惕之不止，不若高閣置之，批答日寡，後遂絕不視朝，章疏十九留中矣。郊祀不躬，經筵久輟。推陞者不下，被糾者不處，上之一切鄙夷也。……時庸相方從哲獨居，政府若喜其無能也而用之。……當時所喧持者，惟禁道學一事，而邊防吏治俱置不理。賄賂日張，風俗大壞。遼左之難一發，而將懦卒驕無可支吾。賦加民貧，流寇乘之，土崩瓦解，禍發於天啟，崇禎之代而其所從來遠矣。群臣背公營私，日甚一日。虜寇之患愈迫，朋黨之相攻愈苛。……民益窮困，吏益貪墨。將士不知殺敵，惟知害民；百官不知職業，惟講營進。雖以穀宗烈皇帝之憂勤不能挽回。嗚呼！一日二日萬幾而可以高臥理乎？高皇帝一日兩次視朝，未明而興，夜分而寢，非好勞也。文之日昃不食，良不容矣。舜稱無為，特言其用賢致治，氣象云爾，兢兢業業，豈以不事事為無為哉？乃無識者謂萬曆以寬弛得承平，崇禎以操切致禍亂，抑何悖也。⁴³

允彝以為神宗萬曆皇帝初即位時，府庫充實、賦斂不苛、邊關無事、士大夫以氣節相矜，可說無愧開元盛時。逮自寵幸鄭貴妃後，遲遲不立太子，朝中因此分為兩派，爭論不休，神宗為此怠政，邊防、吏治一概置之不理，美其名為無為，實際上卻導致「虜寇之患愈迫，朋黨之相攻愈苛」，即便後來思宗崇禎皇帝夙夜憂勤、日理萬機也無力回天。完淳〈大哀賦〉也如是說：

維昭代之代興也，秉士德而紹王，麗旭日以承天。執帝柄而司命，聿嶽鎮而辰懸。掃旄頭以靜街，鞭角端以定邊。……備禮樂於虎觀，絕烽火於狼煙。法不更而澤久，兵不耀而威宣。儼唐虞而比德，尚殷周而卜年。不意瑤輪無長炯之期，玉曆有中屯之會。天子端拱無為，塞聰而治。羽獵灰五柞之場，歌舞納三靈之地。震筵分枯莞之棲，泰階起蜩蟬之異。議論廟謨，干戈兒戲。有道詠瞻烏而長歎，索公指銅駝而下淚。……迨單于虎帳不朝，匈奴漁陽直入。遼水無聲，醫閭慘色。烏桓鮮卑之部，封豕長蛇之力。徙帳幕南，空群漠北。……於是五帥不歸，三城莫復。賊在背肩，寇侵肘腋。元子所以傷心，江統於焉太息。且也朝堂多水火之爭，邊徼有沙蟲之戚。未拜郭隗，先誅李牧。熊羆夜而星淪，猿鶴秋而天覆。（《夏完淳集箋校修訂本》，頁7-9）

賦中明白指出明朝國運中衰始自神宗「端拱無為，塞聰而治」。當時朝堂紛爭不休，外族侵擾不斷，加上流寇四起，星淪天覆恐怕是遲早的事。

43 明·夏允彝，《幸存錄》（《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44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522-523。

緊接著又指出熹宗天啓年間：

繼以中長侍之竊政，大長秋之尸祝。聖嬈定中禁之謀，節讓起北宮之獄。顧廚禍酷於三君，累若權延于五鹿。璿庭之璧月幾淪，虞淵之靈曜不浴。孤臣飲恨於屬鏤，碩士含辛而囊木。況夫疆場多事，邊徑傳烽。恒落魚門之胄，空誇馬服之功。衛青未聞其掃幕，魏絳不見其和戎。（《夏完淳集箋校修訂本》，頁 9-10）

宦官（魏忠賢）擅權、后妃（熹宗乳母客氏）干政，東林黨人屢遭被害，再加上遼東戰事頻仍，朝廷內外，危機四伏。在這樣的局勢下，繼起的崇禎朝廷情況又如何？

及夫星明少海，天孚大橫。殷丁河亳之志，周宣江漢之風。誅司隸之王甫，焚誣史之蔡邕。然兵由積弱，政以賄崇。敝簞不能止宣房之決，勺水安得熄驪山之紅！（《夏完淳集箋校修訂本》，頁 10）

完淳以爲思宗即位之初頗有武丁、周宣王中興之志，一上位就大力剷除閹黨。然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長期以來因兵弱、賄政所引發出的後續問題，單憑思宗一己之力，就如同敝簞要止住黃河決堤、勺水要澆熄驪山之火，都是不可能的。賦末再次總結：

追懷故君，何臧何否？……或盱食而宵衣，或墜簪而遺珥；或麥飯以自嘗，或肉糜之堪恥。推本先朝，追原禍始。神祖之垂拱不朝，熹廟之委裘而理。罪莫甚於趙高，害莫深夫褒姒！（《夏完淳集箋校修訂本》，頁 29）

從以上完淳對萬曆、天啓、崇禎三帝的評價上，不難看出他對父親《幸存錄》觀點的承襲；而在歷數三朝盛衰之由後，接著述說南明弘光朝的亡覆原因：

三百年玉座晝移，十六世金鋪夜燼。……使南朝天子，北府大臣，烏衣則披綸揮羽，黃葛則懸膽臥薪。器成錯節，聖啟憂殷。祖士雅雍州出牧，劉奉春冒頓和親。組練餘艘者八百里，鮫皮犀屬者十萬人。庶幾佛狸無飲江之志，老羆成臥路之勳。而乃東昏侯之失德，蒼梧王之不君，玉兒寵金蓮之步，麗華長玉樹之淫。柏梁建章，則讀西京之趙鬼；臨春結綺，則號學士之孔嬪。吳歆越豔，魯酒梁樽。先見乎玉杯象箸，後徵夫酒池肉林。問蛙鳴於爲官爲私，御龍衰於若亡若存。視江都而未武，擬長城而不文。冠蓋之銀青俱滿，朝堂之銅臭相因。但知安石之賭墅，何止元規之避塵！楚囚無新亭之淚，越絕非石室之音。南徐之甲兵不動，淝水

之草木無神。拜蔣侯為靈帝，弋白雁為國賓。甯右則孔愉江總，閩外則祖約王敦。將相皆更始之羊胃，衣冠多南渡之雁民。宜其及矣，況有強鄰！（《夏完淳集箋校修訂本》，頁15-16）

完淳指出，北京淪陷後，假使弘光帝及朝中大臣能夠懸膽臥薪、披綸揮羽，再加上外有等同東晉北伐名將祖逖的史可法鎮守揚州、類似西漢和親大使劉敬的左懋第與清議和，大體上能抵擋清兵過江。怎知現實狀況竟是天子沉迷女色、荒淫無度；朝堂公行賄賂、聚財無數。輔政的是馬士英、阮大鍼這類有如南朝江總的狎客大臣；守邊的四鎮將領則是如同東晉叛臣王敦。上下失德、內外挾私，如此都足以敗亡了，更何況還有強敵清兵環伺！以上的論調為《幸存錄》所無，卻見於《續幸存錄》〈南都大略〉中：

昔燕都淪陷，哀格昭冥，懷生之倫，集悲飲痛，毒痛盈宇，神器下虧。於是紫蓋渡江，南都擁立。……故忠臣傾謀，志士降力，燥者晞陽而集，濕者識陰而歸，南國翼翼，蓋多才矣。方將繕兵徭，厲士卒，詔貔貅之臣，校七萃，閱六師，使黃龍蒼兕，偃江橫海，外和強鄰，西翦仇寇，哮闕之儔，雲會而受命，奠坤維於夷步，清天衢於周行。若史公得究其志，或奄江、漢，帶閩、越，即河北郡邑，夷於鞬任，滔滔江國，猶未能裸龍章而悲離黍也。迨史公出鎮，柄臣以曼易倚大師价人之援，盤固中朝，負乘章賂，國事大壞矣。……君門遼遠，讒言鑠石。……寶賂谷積，權門旁出。凶壬尋響而至，奸回附跡而臻，乃聘暴清流，將降鉗網。……敵人趁虛宵發，揮鞭絕流。……翠華西偃，而相國東奔，天塹息波，土崩瓦潰。都人鬻髮為之半髡，臺緇旗帶易袵而左。墮三百之緒，折九萬之弦，徒使草野遺黎，荷鋤荆棘，大澤狂呼，望璇樞而撫心，歎雲庭而致命，貞臣失氣，烈士飲哀……（《夏完淳集箋校修訂本》，頁546-555）

弘光初立，如能「忠臣傾謀，志士降力」，自然不會走上「裸龍章而悲離黍」的境地。然而柄政大臣官箴不彰、打擊清流；弘光帝本身「不以國事為憂，日夜娛樂」、「端拱宮中，後宮子女以千計」，⁴⁴一旦清兵揮鞭，立即土崩瓦潰。

〈大哀賦〉對於萬曆以下至弘光朝的歷史記述，以及當中的嚴峻批判，可以說是與《幸存錄》、《續幸存錄》互為表裡，甚至可以說是兩者

44 白堅，《夏完淳集箋校修訂本》，頁536。

的賦化版。因此，我們可以大膽推測〈大哀賦〉作於《續幸存錄》之後，是完淳在形神俱涸、淒然自廢的情況下，為延續父親遺志而以斑斑血淚記錄著南都興亡史後的沉痛、絕望之作。夏允彝《幸存錄》〈序〉言：

北都南陷，遺弓痛憤，生理已訖。鎬京再興，宮鄰金虎，內憂外患，交而至潰。予也應死之人也，生平未暇多讀書，時有著述，隨手誌載；今待死耳，又復何云？然於國家之興衰，賢奸之進退，虜寇之始末，兵食之源流，懼後世傳者之失實也，就余所憶，質言之乎。言之或幸而存，後世得以考焉。失之略者有之，失之誣者余其免夫。跳身出潛，卷帙無所攜，偶所遺忘，無可詢質；筆樁時缺，蠅頭書之。後之覽者，或亦重悲余志也。⁴⁵

可知《幸存錄》乃允彝殉節前有意透過記述「國家之興衰，賢奸之進退，虜寇之始末，兵食之源流」的絕命之作，那麼完淳在吳易軍潰敗後續作《幸存錄》，為南都興亡史寫下一筆，是否也有著同父親一樣的心理？〈大哀賦序〉末云：

追原禍始，幾及千言。寄愁心於詩酒，阮籍窮途；結豪士於屠簫，張良倉海。後有作者，其重悲余志也夫。（《夏完淳集箋校修訂本》，頁2）

前文已指出此處的兩個用典，傳達的是無路可走、徒勞無功的絕望悲哀。這裡要再指出的是，序末所謂的「後有作者，其重悲余志也夫」，完全就是父親絕命之作「後之覽者，或亦重悲余志也」的複刻語！

〈大哀賦〉為完淳賦作中的代表作，具有史詩般的規模，堪與〈哀江南賦〉並列，這些都無庸置疑。但是，若將〈大哀賦〉解讀成矢志抗清、飽含著反清復仇的雄心壯志，就是誤讀了一位瀕臨絕望、徬徨無助少年的幽微心聲。最鮮明的例子就是「蘇屬國之旄節終留，庾開府之江關永棄」二句，白堅箋釋為「喻明使臣之抗節與投降」。⁴⁶這樣的箋釋，不僅暗示了完淳對守節的堅持，同時也隱喻了完淳對庾信失節的批判，⁴⁷實際

45 明·夏允彝，《幸存錄》（《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440冊），頁521。

46 此箋釋原見於白堅《夏完淳集箋校》（1991年版，頁17），然已於2016年修訂本中將此箋釋刪除，應是發現原箋釋的不恰當。

47 鄭毓瑜即是採用白堅的箋釋（1991年版），認為「庾開府之江關永棄」一語戳破「哀江南」意識中最魂縈夢繫的鄉關之思，其實也等於批判了庾信擺脫不了的身事二姓的尷尬處境。見鄭毓瑜，〈明清之際辭賦作品的「哀江南」論述——以夏完淳〈大哀

上卻正好相反，試看完淳引用典故時的前後文：

南徐之甲兵不勁，淝水之草木無神。拜蔣侯為靈帝，弋白雁為國賓。甯右則孔愉江總，閩外則祖約王敦。將相皆更始之羊胃，衣冠多南渡之雁民。宜其及矣，況有強鄰！於是清人河上之師，天室通好之使，未許其冠帶春秋，遂致夫荊榛天地。蘇屬國之旄節終留，庾開府之江關永棄。移貂帳之千里，逐龍駒之萬騎。投鞭則淮水不流，飲馬則長江無際。白羽死其孔明，綠自憤亡其道濟。（《夏完淳集箋校修訂本》，頁16-19）

完淳先是指出了弘光帝用人不當，將奸佞小人當作國家棟樑，導致朝廷處境危如累卵。後來清兵南下，南明軍隊潰散逃逸，此時朝廷派出議和使節，然而清廷已不答應。於是乎荊榛天地，江南一片狼籍；如蘇武一般的使節最終留在了胡地，像庾信一樣被扣留的臣子永不得返回南明。最後清兵大舉入侵，聲勢浩大；如孔明、檀道濟（劉宋名將）般的將領相繼陣亡。從行文脈絡來看，完淳在這裡提及庾信，更多的是對他「江關永棄」的同情；因為他的永棄江關，不是主動投降，而是朝廷昏聩所致。至於「蘇屬國旄節終留」一句，在完淳的敘說中也完全看不出有歌詠蘇武抗節的意思。白堅之所以如此箋注，恐怕還是出於對完淳年少殉國形象的頌揚而產生的誤讀。

如果說〈大哀賦〉是接續《幸存錄》、《續幸存錄》而作，那麼在陳述歷史興亡這件事上，「賦」與「史」兩種文體的最大差異就在於，後者即使有史論可以抒發箴砭，卻不適合有太多個人的感情流露，而賦卻是宜體物言志、宜記敘抒情的。〈大哀賦〉在追原禍始後，分別提及了兩次參與義師之舉，但焦點不再著重於盛衰過程的描述，而是在簡述義軍興起敗亡之後，娓娓訴說自己的心曲。首先談及的是乙酉義師：

於是竿木群興，風雲畢會，興六月之師，振九天之銳。……夸夫有投杖之心，魯陽無挽戈之計。兵弱虜強，地柔人脆。傷心於王子白衣，絕望於將軍蒲類。……傷兩鎮之不歸，痛孤城之已潰。聞楚歌則部曲蕭條，聽胡笳則征夫歔歔。國殤悲而陰雨深，戰鬼哭而愁颯厲。煙草依然，江湖如是。穀魄歸來，靈風涕泗。至若江關不見，鄉國何方？坑既酷於新安，火復烈於咸陽。谷水無浮雲之使，崑山非行雨之鄉。姑蘇烽火，構

李蕪荒。草入語兒之館，月明鄉屨之廊。美人則紫臺黃土，英雄則白草青霜。風何為而慘慘，雲何事而茫茫？禮魂兮春蘭秋菊，弔古兮山高水長。悴瓊枝而無色，零瑤草兮不芳。三秋桂冷，十里荷香。景光黯黯兮銷魂，煙波漠漠兮斷腸。夜不寐而隱隱，淚沾襟而浪浪。何日度鶯花之月？何年歸玳瑁之梁？燕巢枯柳，蝶舞空牆。壚頭無小婦之酒，城東非少年之場。舊游零謝，獨壘荒涼。歸去而杜鵑啼月，力微而精衛填江。（《夏完淳集箋校修訂本》，頁 22-23）

乙酉年六月，江南總兵吳志葵與黃蜚起兵於松江，完淳同父親加入了義軍陣營，不幸八月初兵敗，允彝於九月中投水自殉。回顧一年前往事，完淳所使用的字句盡是傷心、絕望、悲哭、斷腸；所見的景色滿是慘慘茫茫、無色不芳、枯柳空牆。自己雖不像庾信「江關永棄」，然而「壚頭無小婦之酒，城東非少年之場」，「舊游零謝，獨壘荒涼」的處境，同樣是「江關不見，鄉國何方」啊！此時此刻的完淳，並沒有拋頭顱、灑熱血的豪情壯志，有的只是「杜鵑啼月而歸去，精衛填海而力微」的痛哭絕望。於是緊接著敘說父親死後的心情：

況夫國屯家難，先子云亡，訪彭咸於葯室，從墨允於首陽。留遺孤於廬壘，曾仗劍於戎行。濟雲帆之無路，匿土室而自傷。王章之牛衣空臥，馬卿之犢鼻頻穿。王尼之車長宿，范曄之麝空懸。任西華單衣見肘，孫叔敖餒鬼誰田！弱齡則海籌十六，短髮則霜鏡三千。惟我生之不辰，丁窮酷之蒼天！（《夏完淳集箋校修訂本》，頁 23）

父親殉節後，完淳始終覺得自己成了孤兒，他在〈六哀〉詩中悼念父親時也說：「閔予癯獨人，哀哉集荼蓼。」⁴⁸ 完淳之所以如此，也是無可厚非的，因為他自小即追隨父親左右。崇禎十年，允彝參加進士科考，完淳年僅七歲便一同進京；允彝在福建長樂知縣任上的五年，完淳也隨侍在側。⁴⁹ 後來允彝丁母憂歸家，隔年崇禎自縊，再隔一年允彝自殉。一連串突如其來的變化，對於年少的完淳來說，究竟能招架幾分？從上述文中可知，允彝死後，完淳也曾「仗劍於戎行」，然而卻是「濟雲帆之無路」，只能「匿土室而自傷」，過著「牛衣空臥」、「犢鼻頻穿」、「單衣見肘」、「餓鬼誰田」的貧苦日子，年僅十六，卻已白髮三千！難怪他要

48 白堅，《夏完淳集箋校修訂本》，頁 131。

49 同上註，頁 3。

吶喊：「惟我生之不辰，丁窮酷之蒼天。」在這裡我們只看到了完淳的孤苦無援，只聽見了他對上蒼無情的控訴，感歎自己生不逢時，何來的激昂鬥志？

其次描述隆武義軍：

若乃天南鼎定，浙右龍騫。……湖中賈勇，內地爭先。……余乃飄搖澤國，躑躅行間。飲君親之夙恨，郁家國之煩冤。短衣則東州亡命，長戟則西掖備員。既有志於免胄，豈無心於喪元？伍大夫昭關馬渡，張留侯倉海龍潛。紈綺非封侯之骨，漁樵當用武之年。千里之月明鼓角，五湖之春泛樓船。魚龍蟠於甲帳，裘馬壯于戈鋌。錦氍毹三軍高宴，金叵羅諸將扣舷。既充下乘，聊托中涓。草檄則遠愧孔璋，入幕則深慚仲宣。濤寒震澤，風厲由拳。秦帝之椎未中，楚王之墓不鞭。時無文范，人非策權。龍衣逝矣，魚服困焉。吳明徹之功名何在，秦武陽之拳勇堪憐。吳要離矛因風轉，楚龔勝膏以明煎。高漸離之築聲往矣，徐夫人之匕首依然。亡楚之功不就，報韓之志誰傳？！兼以五馬則寡君雲夢，六龍則天王翟泉。三戶亡秦之讖，九歌哀郢之篇。……入林自愧夫介子推，蹈海深慚夫魯仲連。管寧皂帽，箕子朝鮮。煙斷營門之柳，霜凋幕府之蓮。國亡家破，軍敗身全。招魂而湘江有淚，從軍而蜀國無弦。哀哉欲絕，已矣何言！？（《夏完淳集箋校修訂本》，頁25-26）

隆武二年，面對吳易義軍再起之際，完淳是「飄搖澤國，躑躅行間」。「躑躅」一語，是否道出了當年即使歃血舉義卻仍然有所猶疑？史料上，我們只看到陳子龍、王澐不復參與義軍，然而完淳是子龍的學生，對於老師不再赴義的理由與決定，難道一無知悉？「躑躅」二字，或許正透露了當時的掙扎。但是君親夙恨、家國煩冤，促使他上表魯王，並被授予中書舍人（西掖備員）。賦中的「既有志於免胄，豈無心於喪元？」等語句，類似於撰寫回憶錄時對往昔的那個自己的看法，並非撰寫回憶錄當下的矢志報國情懷。於是從「千里之月明鼓角」到「金叵羅諸將扣舷」一段，都是在追憶當年義軍的氣盛。然而頗值玩味的是，完淳在述及自身時則是言：「既充下乘，聊托中涓。草檄則遠愧孔璋，入幕則深慚仲宣。」如此弱化自己的敘說，實在無法和義軍的氣盛相扣合。言下之意，似乎是為「既有志於免胄，豈無心於喪元」尋找可下之階，同時也為義軍敗北因「時無文（文種）范（范蠡），人非策（孫策）權（孫權）」預下伏

筆。允彝當年在吳志葵軍中飛書草檄、謀劃奇計，⁵⁰ 兵敗後沒有聽從建議遁入閩地，反而以死明志。反觀完淳舉義時，被封為中書舍人，又入幕軍中擔任參謀，最後義軍潰敗、吳易死難，完淳卻是遁走嘉定！陳子龍在吳志葵兵敗後未能追隨允彝殉死，在當時受到諸多責難；⁵¹ 而完淳未能隨同吳易死節，即使無人指責，想必他的心裡也不好過，因此自言「入林自愧夫介子推，蹈海深慚夫魯仲連」。既然無法殉死，只能以「管寧皂帽」、「箕子朝鮮」自期，冀望在亂世中保持高節。然而，「國亡家破，軍敗身全」的愧疚，始終是一具無形的牢籠；此時同樣面對著茫茫江水，幾個月前〈端午賦〉中「魂歸來兮未定，哀江南兮幾人」的壯志未酬，如今已轉變成「招魂而湘江有淚，從軍而蜀國無弦」的徹底絕望，或許是自我救贖的最好方法，於是乎「哀哉欲絕，已矣何言」！

賦文末尾，完淳再一次總結故君相臣的臧否功罪後，又轉而自敘身世遭遇：

余草木門庭，旌常家世。家淑人黃鵠之悲，先文忠白虹之氣。非無德曜之妻，尚有文姬之姊。衣冠連於杜曲，姓氏通夫槐裡。寄食無鄉，望塵有地。范丹之甑長寒，卞彬之虱未棄。達士窮途之悲，壯夫歧路之淚。載念簪纓，言懷邦國。恨欲言而聲已吞，愁將訴而淚沾臆。何必雍門之琴，無假武陵之笛。日月如馳，親朋不識。獨劍空囊，三江浪跡。人容鼓吏之狂，世笑愚公之癖。混緇羽之高賢，結屠簫之豪客。三桑生再浴之期，一飯有千金之值。望舊鄉而雲影蒼蒼，弔故壘而風聲惻惻。蔣詡之徑不開，王猷之舟時出。秋水迢遙，寒林蕭瑟。野獸暮號，群鴉晚集。鶴唳霜驚，鷗眠月直。過耳傷神，仰天太息。山氣兮江光，春陽兮秋色。嫖姚空舊築之壇，卽將有先陪之戟。蛟龍非遇雨之期，鯢鵬無御風之力。韓王孫之城下，知己誰人；宋如意之堂前，傷心何極！下江但見夫綠林，圯橋未逢夫黃石。此孤臣所以輟食而拊心，枕戈而於邑者也。（《夏完淳集箋校修訂本》，頁 25）

〈大哀賦〉這最後所述的窮途之悲、歧路之淚，讀來真是哀惋欲絕。三桑之樹尚能死而復生，漂母一飯還能獲得千金為報，完淳卻只能「望舊鄉

50 同上註，頁 5。

51 見許明德，〈明清之際夏允彝之死及相關悼念詩文之敘事策略〉，《漢學研究》32.4(2014.12): 175-177。張承宇，〈活不容易，死亦艱難——雲間派五成員結局略考〉，《南京理工大學學報》19.2(2006.4): 30。

而雲影蒼蒼，弔故壘而風聲惻惻」。獨劍空囊，三江浪跡，秋水迢遙，寒林蕭瑟；野獸暮號，鶴唳霜驚，過耳傷神；群鴉晚集，鷗眠月直，仰天太息。這是何等的傷心境地！當他放眼望去，所見盡是綠林亂兵，卻沒能像張良那般幸運地遇見黃石公面授機宜！此時的完淳不是「輟食而發憤」、⁵²「枕戈而待旦」，⁵³而是拊心而於邑！⁵⁴這不啻是一個孤臣孽子窮途末路的獨白，更是一首徘徊生死歧路上的絕命詞！⁵⁵怎能不大哀！

四、解構並重寫生命的故事

夏允彝作《幸存錄》，期望「後有作者，其重悲余志也夫」；夏完淳作《續幸存錄》，完滿了父親遺志，是否也該以史／死明志？〈端午賦〉中所謂的「興懷抱石之貞，未遂投江之孝」，如果說因為父親臨終囑託尚未完成，才沒能實現屈原抱石沉江之貞，那麼在《續幸存錄》擱筆之際，

52 晉·陸機，〈思歸賦〉，《歷代賦彙·外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頁590。

53 晉·劉琨語，見唐·房玄齡注，《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62〈劉琨傳〉，頁1690。

54 於邑亦作「於悒」，指憂鬱煩悶。《楚辭》〈九章·悲回風〉：「傷太息之愴憐兮，氣於邑而不可止。」王逸注：「氣逆憤懣，結不下也。」宋·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長安出版社，1991），頁157。

55 本文審查者之一以為：「吳易之後，夏完淳還牽涉吳勝兆欲反正一事，而柳亞子〈夏允彝完淳父子合傳〉，更依據相關史料勾勒吳易軍敗、魯王逃亡海上，夏完淳仍糾合東南義士，拜表慰問並陳述敵軍虛實，後來因為攜帶奏表的謝堯文被捕、吳勝兆事敗，夏完淳才被逮捕，乃至於不屈而死。如果說〈大哀賦〉是絕望之詞，可能需要說明夏完淳在吳易軍敗後，究竟是否已全然心死？若是，為何仍連絡東南義士、上表魯王陳述江南情勢？」據前揭《侯岐曾日記》丙戌三月廿所載：「見存古札，囑通海南音問，凡凡慎之。」可知吳易未敗之際，完淳即已參與通海活動，然《日記》九月初八載：「時弦齋（顧咸正）方繕寫書疏，專為澹南之舉，且擬楚與存古一往。」是知江東惡耗（六月）後，顧咸正有意慫恿完淳參與通海之事，然完淳未立即允往，直至十月十九方與侯玄泓、侯玄澂偕入王庵（據白堅考訂「王庵」即謝堯文落腳處），託謝堯文奉表通海。由此可見，就通海一事而言，完淳之態度，似非自始至終堅決一致。筆者以為，吳易軍敗，完淳所受打擊甚大，故於八月十五日出示父親遺作，有意完成父親臨終囑託，並作〈大哀賦〉以抒絕望悲哀之情，是以九月初未即應允澹南之舉。然而完淳以〈大哀賦〉自傷自悼的同時，卻也療癒了內心的創傷，因此方能有再次投身義舉的勇氣。

似乎就不得不面對生死抉擇。〈大哀賦〉複製了夏允彝臨終前的冀望——「後之覽者，或亦重悲余志也」，但完淳終究沒走上自殺殉國的道路，或許是陸機、徐陵、謝靈運、庾信等人「咸悲家國，共見詞章」的書寫範例，給了他解脫的契機。敘事治療學家麥克·懷特 (Michael White) 曾說：

我們不可能直接認識世界。……人所知的生活是透過「活過的經驗」得知的。但這樣的看法產生了新的問題：人怎樣組織活過的經驗？人和這種經驗以什麼樣的關係賦予它意義，從這種經驗的生命中尋找出什麼意義？活過的經驗怎樣表達？……若要創造生活的意義，表達我們自己，經驗就必須「成為故事」。……為了創造生活的意義，人就面對了一項任務，那就是他必須安排自身事件經驗的時間順序，建立自己和周遭世界前後一致的一份紀錄。他必須把過去和現在，以及未來預期會發生的事件經驗連成線性順序，才能夠建立這一份紀錄。這一份紀錄可以稱之為故事或自我敘事。⁵⁶

生於明末的夏完淳，當然不懂得所謂的自我敘事理論。然而有趣的是，當他面對生死抉擇之際，他選擇了以書寫家國興亡的方式寄寓個人死生的遭遇，無形中，他必須「安排自身事件經驗的時間順序，建立自己和周遭世界前後一致的一份紀錄」，如此一來，他「活過的經驗」被組織起來，讓他從這種經驗的生命中找出了新的意義。崇禎朝的覆亡，是神宗的垂拱不朝、熹宗的委裘而理，非聖人（思宗）之得已；起義軍的敗北，是威虜偏裨（吳志葵）原非將帥之才，長興文吏（吳易）未有公侯之器，非自己無心於喪元。所謂「蛟龍非遇雨之期，鯤鵬無御風之力」，即使有復國之心，也必須外在環境搭配。於是乎只能將一切（家國的、個人的）不幸，歸諸生之不辰、天地不仁。

我們相信完淳寫作〈大哀賦〉的當下，的確是悲痛欲絕。而這悲痛的源起，或許就來自於莊子所說的「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繭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⁵⁷但就在他透過書寫，組織生命經驗的同時，背後的價值信念也重新被改寫。作於隆武二年冬天的〈寒泛賦〉，⁵⁸

56 見麥克·懷特 (Michael White)、大衛·愛普斯頓 (David Epston) 著，廖世德譯，《故事、知識、權力——敘事治療的力量》（臺北：心靈工坊文化公司，2001），頁 11。

57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7），〈齊物論〉，頁 63。

58 白堅，《夏完淳集箋校修訂本》，頁 36。

就已不見〈大哀賦〉的淒聲吶喊，而是沉澱後的無語凝噎：

爾乃飄零殘臘，躑躅窮年。冰池翠潔，寒江碧鮮。木蘭倚棹，芙蓉刺船。鸚鵡煙波之艦，鸕鶿風雪之天。呼稀則布帆無恙，欸乃則清橈宛然。駕漆船而非神，乘蠡舟而不仙。三江落梅之雪，五湖衰柳之煙。度空城兮蕪郭，凌大浦兮寒洲。秋蓬亂飛，古木微脫。寂寞潮迴，蒼茫雲合。江鳧浴其平沙，寒鴉噪其晚葉。動曉氣而連吳，弄煙光而平雪。可以遠遊，於焉寒涉。（《夏完淳集箋校修訂本》，頁34）

從文中「動曉氣而連吳，弄煙光而平雪」一句，可知完淳此時正從吳地（侯氏槎樓）前往浙江雪溪（婦翁錢氏所在）。此時的他乘著畫船，唱著船歌，布帆無恙，清橈宛然。眼前所見，仍是一片蕭條，內心卻不再驚起波濤。只見幾隻水鳥沉浴沙洲，只聞幾聲寒鴉聒噪江頭。雖然偶而心頭還是會泛起幾許漣漪：

數聲出浦之漁歌，幾點平原之鬼火。……荒丘無字之碑，華屋何人之墓？隱隱遙山，蒼蒼平戍。傷心半死之蘼蕪，滿目無花之古樹。弔故渚之秋蓮，訪芳洲之殘杜。既擊汰於迴溪，復停橈於歧路。……禦寇之風冷然，子胥之潮時怒。度艤影其若搖，泣榜歌而如訴。……魚無情而仰沫，鳥欲飛而難度。加以菰蘆亡命，風波逝魂。慌悴江潭之客，髣髴蘆中之人。驚飄朔雪，桂棹潺湲。糾糾葛履之公子，靡靡衰草之王孫。澄江雨楫，寒酒一樽。月朧朧而虛朗，煙漠漠其黃昏。霜滿烏啼之夜，風高鶴唳之村。魂消易水，腸斷夷門。瀨女以壺漿托命，漂母以一飯留恩。抑古今之殊軌，豈窮途而同論。（《夏完淳集箋校修訂本》，頁34-35）

數聲漁歌、幾點鬼火、無字之碑、華屋空墓、半死蘼蕪、無花古樹，家鄉死寂的一切（亡國之痛），促使他「橈復停於歧路」，於是形單影隻、亡命江湖的淒苦油然而生。然而很快地，他便以典故消解自己的躑躅：易水送別，壯士一去不返，刺秦失敗；夷門腸斷，侯嬴向風刎頸，救趙功成。伍子胥奔吳，浣紗女壺漿勸食，竟自沉示貞；韓信貧困，漂母一飯拯饑，終得祀千年。同樣的壯士酬知己、同樣的一飯解困頓，結果卻是天差地別！換言之，歷史的種種，無法以一概全；即使面臨相似的處境，也不能保證相同的結局，這是古今殊軌所致，不能以窮途中犧牲奉獻與否來論定。於是接著回顧江南盛衰、義軍興亡：

昔芳景之盛年，麗風花於江表。三春鬥草佳人，二月踏青年少。綺羅

彩舫之徘徊，簫鼓畫船之繚繞。柳絲春斷，梨花風曉。夜夜合歡之花，處處宜男之草。醉殺莫愁之湖，夢盡江南之道。雲水迢迢，秋光渺渺。回鳴鶴之吳舟，激采菱之越棹。隔浦紅蓮，牽舟碧藻。錦帆之月虛涼，彩纜之風微嫋。歌舞如灰，鶯花已老。訪青翰之鄂君，挾西泠之蘇小。（《夏完淳集箋校修訂本》，頁 35）

面對昔日江南盛景的凋零，僅以憑弔舟中禮遇榜柁越女的楚王母弟鄂君、⁵⁹西泠橋畔癡情薄命的才女蘇小小作結。言下之意似也透露出：越女得知於王子、蘇小小絕命於薄倖郎，這一喜一悲、遇或不遇，都是江南的陳跡，歷史沒有絕對。

至若餘艘春泛，組練秋明。三千水犀之甲，十萬伏波之兵。黃龍煙邁，青雀雲平。軍中蛟屬，帳下龍旌。火攻下策，澤國長征。蘭帛之帆如月，露橈之壁為城。倉海君之意氣，桓靈寶之功名。三百九橋兮寒雨白，七十二峰兮曉煙青。連洪濤兮廢壘，積荒葭兮故營。滄波不極，煙月無情。綠沉冰斷，寶刀夜鳴。哭樓船之楊僕，葬海島之田橫。落霞飛而天斷，斜月動而風清。同懷三婦之豔，再感五侯之鯖。亡澤中之桓楚，剩江上之陳平。祖逖則臨流欲渡，范蠡則沼吳未成。博昌之船已廢，潯陽之舫無聲。未受靈威之簡，難逢蒼水之精。（《夏完淳集箋校修訂本》，頁 35-36）

抗清義軍擁有「三千水犀之甲，十萬伏波之兵」，最後仍然落得「綠沉冰斷，寶刀夜鳴」。在這一盛一衰、一興一亡、歷史終無定數的今昔對比中，也只能歸咎於「滄波不極，煙月無情」。於是賦文的最後，完淳眼前所見的盡是「前鯢鮪而後鮪鯢，弄江華而拾水英」，他「雖欲乘槎而問天」，卻也只能是「不禁零淚之沾纓」。

換句話說，〈寒泛賦〉中依舊可見悲哀的情調，卻多了幾分理性的自我寬慰，若非〈大哀賦〉的字字血淚（透過控訴與自悼），消解了道德上的焦慮與掙扎，如何能夠安撫熒獨不安的靈魂？因此，〈大哀賦〉是完淳的自我哀悼文，也是自我救贖文。那些所謂視死如歸、慷慨就義的文

59 漢·劉向《說苑》〈善說〉：「君獨不聞夫鄂君子皙之汎舟於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極蘭茝，張翠蓋而擒犀尾，班麗褂衽，會鍾鼓之音，畢榜柁越人擁楫而歌，歌辭曰：『……今夕何夕搢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煩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子皙乃擒脩袂，行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漢·劉向，《說苑》（臺北：中華書局，1965，卷 11，頁 7）。

字，都是在完淳被捕之後才出現。⁶⁰永曆元年（1647）七月，完淳於浙江嘉善婦翁處被清兵逮捕，在解往南京前作〈別雲間〉：

三年羈旅客，今日又南冠。無限河山淚，誰言天地寬！已知泉路近，欲別故鄉難。毅魄歸來日，靈旗空際看。⁶¹

對完淳而言，被逮捕反而是一種解脫，幾年來的飄泊無定，總算有了黃泉做為歸途；即使捨不得故鄉，但死後的靈魂卻是堅定自由的，屆時「毅魄歸來」再將故國河山看！其中「毅魄」二字所展現出的堅強不屈，是伴隨著死亡出現的，當他還活著的時候，只能涕淚縱橫地哀憐陣亡義士，所謂「毅魄歸來，靈風涕泗。」（〈大哀賦〉語）

五、結 語

由上文探討可知，今人對〈大哀賦〉的理解，多半來自於明末清初屈大均、朱彝尊等人對夏完淳年少殉國形象的建構，以致於將〈大哀賦〉視為完淳報仇雪恨、積極抗清的愛國宣言，比起入仕北周的庾信〈哀江南賦〉，有著更崇高的對抗異族志節。然而，經由細讀文本並多方爬梳史料後，我們發現，〈大哀賦〉乃是完淳在完成父親臨終所託後的意欲絕命之作，文中除了痛陳明末興亡史外，更寄寓了一己「生之不辰」的無奈悲傷。完淳生於崇禎四年，十三年後，正是人稱神童的少年得以嶄露頭角之時，朝廷傾亡；南明弘光政權建立短短不到二年的時間，旋即又覆滅。這不是「達士窮途」，是什麼呢？面對國破家亡、義軍一再敗北，父命已已，未來何去何從？是殉節？或是苟生？這不是「壯夫歧路」，又該如何解釋呢？

〈大哀賦序〉末，完淳以「後有作者，其重悲余志也夫」複刻了父親絕命之辭「後之覽者，或亦重悲余志也」，但他終究沒能走上殉節一途；

60 許明德〈明清之際夏允彝之死及相關悼念詩文之敘事策略〉亦指出：綜觀完淳一生的作品，在他尚未被逮之前，總是充滿著悽苦悲傷的情調，在他得悉自己即將赴死以後，才有了顯著的變化，也才開始將自己與父親夏允彝相提並論。《漢學研究》32.4(2014.12): 170-175

61 白堅，《夏完淳集箋校修訂本》，頁317。

所謂「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完淳的老師陳子龍在〈報夏考功書〉中曾經解釋自己未能偕至友夏允彝一同殉死的原因時提及：

足下臨沒，移書於僕，勉以棄家全身，庶幾得一當。足下死不忘忠，款款之意，豈獨為鄙人存亡計耶？今荏苒數月矣，上之不能伏歐刀，赴清流，速自引決，留皎皎之身，以上先人邱隴；次之不能重胝跋涉，南走閩、越，西奔滇、蜀，痛哭於北滿之庭，以幾幸宗廟之復血食；下之不能客遊下邳，結納滄海，持長挾短，以懷縱橫之計，而乃竄處菰蘆之下，棲伏枋榆之間，往來緇羽，混跡屠沽，若全無肺腑者。僕即大不肖，硯然面目如禽獸焉。而異日固有一死，其何以見足下？庶幾足下知我心矣。僕門祚衰薄，五世一子，少失怙恃，育於大母。報劉之志，已非一日；奉詔歸養，計終親年。嬰難以來，驚悸憂虞，老病侵尋，日以益甚，欲扶攜遠遁，崎嶇山海之間，勢不能也。絕裾而行乎，孑然靡依，自非豺狼，其能忍之？所以徘徊君親之間，交戰而不能自決也。⁶²

相較於夏允彝的從容赴死，陳子龍對於自己未能慨然殉節相當自責，甚至以禽獸自喻。然而陳子龍也自述自己之所以沒能偕亡，是因為自己門祚衰薄，五世才得一子，且家中尚有年邁祖母，於是選擇了暫且偷生一途，但卻是始終徘徊於君親之間，內心交戰萬千。同樣的，完淳於〈大哀賦〉中亦自愧於「軍敗身全」而哀痛欲絕，但他未能蹈循父親之跡，從容殉難以全節，侯玄涵〈吏部夏瑗公傳〉所言：「方十七歲，遽死忠孝。公竟不祀，識者悼焉。」可知完淳或許是為了延續香火而不能速自引決，那麼繼續致力復國當是可行之計，然而他在〈大哀賦〉末尾只是以「下江但見夫綠林，圯橋未逢夫黃石。此孤臣所以輟食而拊心，枕戈而於邑者也」作結。究其原因，南明抗清義軍多為烏合之眾，除了當年陳子龍指出「吳易幕僚皆輕薄之士，將領惟事剽掠而已」之外，與子龍並稱雲間三子而後仕清的宋徵輿在《東村紀事》〈各郡兵事〉中也提及：

下江監軍道荊公本微，以京口歸兵，至吳淞，兵部職方司主事吳公易以吳江兵入太湖，與太湖群盜俱，後本微入海，為人所殺，易居湖中久，頗焚掠，吳民苦之，為嘉興人所誘，被執。清總督張存仁見而憐之，以降聞於朝，詔不許，易竟誅死。諸起事者，江南賢士大夫素貴，不習兵。從之者，各郡喜事少年，大抵烏合，遇騎兵即散走，故旬月間敗。⁶³

62 王志英輯校，《陳子龍全集》，頁834。

63 清·宋徵輿，《東村紀事外四種》（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頁8。

可見南明義軍的不可倚事。無獨有偶，張岱於《陶庵夢憶》〈補〉中記述一則關於祁彪佳的異事時也說：

乙酉秋九月，余見時事日非，辭魯國王，隱居剡中，方磐石遣禮幣，聘余出山，商確軍務，檄縣官上門敦促。余不得已，於丙戌正月十一日，道北山，逾唐園嶺，宿平水韓店。余適疽發於背，痛楚呻吟，倚枕假寐。見青衣持一刺示余，曰：「祈彪佳拜！」余驚起，見世培排闥入，白衣冠，余肅入，坐定。余夢中知其已死，曰：「世培盡忠報國，為吾輩生色。」世培微笑，遽言曰：「宗老此時不埋名屏跡，出山何為耶？」余曰：「余欲輔魯監國耳。」因言其如此如此，已有成算。世培笑曰：「爾要做誰許爾做，且強爾出無他意，十日內有人勒爾助餉。」余曰：「方磐石誠心邀余共事，應不我欺。」世培曰：「爾自知之矣。天下事此，已不可為矣。爾試觀天象。」拉余起，下階西南望，見大小星墮落如雨，崩裂有聲。世培曰：「天數如此，奈何！奈何！宗老，爾速還山，隨爾高手，到後來只好下我這著！」起，出門附耳曰：「完《石匱書》。」灑然竟起。余但聞犬聲如豹，驚寤，汗浴背，門外大吠嗥嗥，與夢中聲接續。蹴兒子起，語之。次日抵家，閱十日，鑣兒被縛去，果有逼勒助餉之事。忠魂之篤，而靈也如此。⁶⁴

依張岱所述，南明義軍擄人勒餉，無異於盜匪，是以完淳才會沉痛地吶喊「下江但見夫綠林，圯橋未逢夫黃石」！完淳自詡為達士、壯夫，他的生不逢時，不是因為懷才不遇，而是處在一個力求扭轉乾坤卻無力回天的時代中，他只能哀哭「蒼天窮酷」。因此，〈大哀賦〉不只是哀明亡，也是悼己亡。

話雖如此，〈大哀賦〉的寫作並不減損夏完淳最終年少殉國的忠烈形象，反而是透過語文書寫的方式，在他人生最徬徨無措的當下療癒了內心創傷，使得那個原本「輟食而拊心，枕戈而於邑」的絕望少年，重新有了活下去的契機。它與陳子龍在吳易軍敗、隆武帝殉國後所作的〈歲晏仿子美同谷七歌·其七〉有著相同的基調：

生平慷慨追賢豪，垂頭屏氣棲蓬蒿。固知殺身良不易，報韓復楚心徒勞。
百年奄忽竟同盡，可憐七尺如鴻毛。嗚呼七歌兮歌不息，青天為我無顏色。

詩中充斥著悲憤無奈的怨氣，既無法殉節，又無力復國，只能哀歌。然

64 明·張岱著，蔡登山主編，《張岱的明末生活記憶——《陶庵夢憶》、《西湖夢尋》合刊》（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15），頁127。

而當他被清兵擄獲之際，投水而亡、毫不畏懼，凜然之氣長存人心。夏完淳何嘗不是如此！〈大哀賦〉雖然寫得哀惋悲涼，但當他被逮臨刑時，立而不跪、神色不變，那慷慨就死的壯烈，直可與父親從容赴義的氣節相互爭光。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

漢·劉向，《說苑》，臺北：中華書局，1965

漢·趙曄，《吳越春秋》，臺北：中華書局，1965

晉·陸機，《歷代賦彙·外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

唐·房玄齡注，《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

唐·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長安出版社，1991。

明·夏允彝，《幸存錄》，《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44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明·張岱著，蔡登山主編，《張岱的明末生活記憶——《陶庵夢憶》、《西湖夢尋》合刊》，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15。

清·朱溶，《忠義錄》，《明清遺書五種》，北京：北京圖書館，2006。

清·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

清·宋徵輿，《東村紀事外四種》，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清·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錄》，臺北：鼎文書局，1978。

清·查繼佐，《東山國語》，《臺灣史料文獻叢刊》第5輯，臺北：大通書局，1987。

清·侯岐曾，《侯岐曾日記》，劉永翔編，《明清上海稀見文獻五種》，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清·陳貞慧，《山陽錄》，《陳定生先生遺書二種》，《叢書集成續編》第197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

清·曹家駒，《說夢》，《叢書集成三編》第6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96。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7。

《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79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9。

二、近人論著

丁惠英 1997 〈夏完淳及其愛國詩賦〉，《文藻學報》11(1997.3): 105-118。

王利器 2010 《風俗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

王志英輯校 2011 《陳子龍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白 堅 1991 《夏完淳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白 堅 2016 《夏完淳集箋校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朱曉海 2002 〈讀〈哀江南賦〉三問〉，《燕京學報》12(2002.5): 191-249。

呂 菁 2013 「明末辭賦創作研究」，臨汾：山西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

李新宇 2011 《元明辭賦專題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金少英 1957 〈查伊璜著述考〉，《西北師大學報》1957.1: 2-16。

孫海洋 2007 《明代辭賦述略》，北京：中華書局。

孫慧敏 2000 〈書寫忠烈：明末夏允彝、夏完淳父子殉節故事的形成與流傳〉，《臺大歷史學報》26(2000.12): 263-307。

馬積高 1987 《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張承宇 2006 〈活不容易，死亦艱難——雲間派五成員結局略考〉，《南京理工大學學報》19.2(2006.4): 28-32。

張麗傑 2008 〈從「賦」、「賦政」本義看〈大哀賦〉的創作價值〉，《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2008.3，該文未標頁碼。

許明德 2014 〈明清之際夏允彝之死及相關悼念詩文之敘事策略〉，《漢學研究》32.4(2014.12): 167-191。

郭維森、許結 1996 《中國辭賦發展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麥克·懷特（Michael White）、大衛·愛普斯頓（David Epston）著，廖世德譯
2001 《故事、知識、權力——敘事治療的力量》，臺北：心靈工坊文化公司。

趙逵夫等主編 2010 《歷代賦評注·南北朝卷》，成都：巴蜀書社。

劉勇剛 2003 〈論夏完淳的〈大哀賦〉——以庾信的〈哀江南賦〉為比較對象〉，《南陽師範學院學報》2.11(2003.11): 79-82。

劉勇剛 2008 《雲間派文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鄭毓瑜 2001 〈明清之際辭賦作品的「哀江南」論述——以夏完淳〈大哀賦〉為端緒的討論〉，《清華學報》31.1/2(2001.3): 1-36。

Sadness at the Road's End, Tears at a Wrong Turn: Self-Mourning and Self-Redemption in Xia Wanchun's "Da Ai Fu"

Wang Hsin-hui*

Abstract

Xia Wanchun 夏完淳 (1631-1647), who lived during the Ming-Qing dynastic transition, was a Ming loyalist who resisted the Qing dynasty. Of his twelve surviving *fu* (賦 rhapsody), "Da ai fu" 大哀賦 garners the most attention. It first appeared in an 1809 collection of his work, *Xia Jiemin quan ji* 夏節愍全集.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Bai Jian's *Xia Wanchun jijianjiao* 夏完淳集箋校 in 1991, Bai's commentary and view of Xia's intention in writing this *fu* have been widely adopted. Bai suggests that Xia "painfully expresses the historical lessons learned at the end of Ming Dynasty, depicts the miserable scene of the fall of Jiangnan, and vows to oppose the Qing and restore the Ming; it is a work of eternal patriotism." However, a detailed investigation of the original work reveals that Xia only expresses his sadness at the fall of the nation, and does not vow to fight against the Qing. The main reason Bai views "Da ai fu" as patriotic poetry, I suggest, was that he is influenced by annotations of this *fu* written by anti-Qing fighters and adherents of the Ming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his study therefore attempts to recover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Da ai fu" by investigating the poem's reception and Xia Wanchun's circumstances prior to writing it, and also by comparing Xia's "Da ai fu," his father Xia Yunyi's 夏允彝 *Xing cun lu* 幸存錄, written before he

* Wang Hsin-hui is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martyred himself to the Ming cause, and Xia Wanchun's *Xu xing cun lu* 續幸存錄, written by Xia Wanchun to fulfil his father's dying wish.

Keywords : Xia Wanchun 夏完淳, Da ai fu 大哀賦, Southern Ming, anti-Qing, Martyrdom

